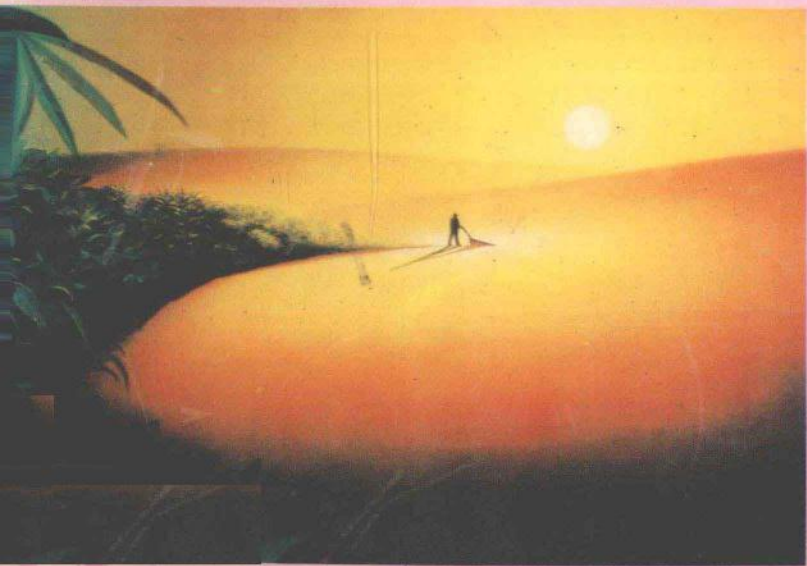


热风文学丛书

原 色

朱美云 著



成都出版社

原 色

YUAN SE

朱美云 著

● 成 都 出 版 社

一九九五年·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CHENGDUCHUBANSHE

热风文学丛书第五辑·原 色

作 者:朱美云
责任编辑:文 涛
封面设计:国 胜
技术设计:国 胜

出版发行:成 都 出 版 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百花东路 2 号百花苑内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照 排:科情所印刷厂激光照排部
印 刷:成都市建设福利印刷工艺厂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45
字 数:850 千
印 数:1—2000 套
书 号:ISBN7—80575—891—3/I·234
定 价:60.00 元(全套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岁月拾遗

伙 伴.....	(2)
我的梦	(10)
回 信	(12)
午后,阳台上.....	(14)
结了婚	(16)
当她走后	(21)
我那爱生气的太太	(23)
妈妈的手	(25)
我们都是青年	(27)
情满四面山	(30)
那绝壁上的黄桷树	(32)
川江的船	(33)
海通对我说	(34)
歌乐山的鸟声	(36)
他们从美丽的狮城走来	(37)
松嫩平原的笛声	(38)

月末寄语	(40)
滚动的呼唤	(41)
列车上的“避难者”	(43)
江上春秋	(45)
雾都的冬天	(48)
流水岩瀑布	(50)
北京第一页	(51)
李雪健小传	(53)
李雪健的父亲	(55)
长沙那个李炳清	(58)
心月法师与华岩寺	(62)
我所见到的莫家光先生	(65)

□ 人间晴雨

同是一颗心	(74)
悠悠黄昏	(77)
打掉把子的茶壶	(79)
白纸黑字	(81)
“现代青年”	(83)
阴阳人	(85)
钓鱼者	(87)
?!	(90)
焦急的黄昏	(92)
预言家	(94)
黄泥街变迁的秘密	(95)
建 议	(97)

他来以后	(98)
送 礼	(101)
李厂长和他的儿子	(103)
灯 下	(105)
强 者	(107)
主人公始末	(108)
调解罪	(109)
真正的第三者	(111)
“岳父”	(113)
帮 助	(115)
紫色的花瓶	(117)
我和爸爸	(118)
妈妈呀妈妈	(120)
我的初恋	(123)
绿桥依旧	(127)
我和我爱人	(130)
湘潭《洪文》案始末	(134)

□ 后 记	(151)
-------------	-------

岁 月 拾 遗

伙 伴

我登上高高的山冈，坐在那块赭色的大石头上。村庄、田野、河流……尽收眼底。这是我常来的地方。在那残酷的岁月，我坐在这里，流过多少痛苦的眼泪，有过多少迷惘的沉思！

人事全非，山河依旧。秋风像母亲的手，轻轻拂弄着我的头发。望着这古老的土地、偏僻的山区——我亲爱的故乡，我想起了朝夕相处的伙伴，想起了和它在一起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

天空翻滚着乌云，雷声震撼着大地，一阵阵狂风呼啸着，吹翻了屋檐的瓦片，掀倒了河边的槐树。

屋里滴嗒滴嗒地漏着水，伴着妈妈撕肝裂肺的哭声。我抹着脸上的泪水，扯着妈妈的衣角：“妈妈，不哭了，不哭了……”弟弟伏在床沿上，睁着汪汪大眼：“妈妈，爸爸还会活吗？”妈妈没有回答，哭得更加凄惨。

这是 1967 年，我刚满 10 岁！

“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浊流，无情地淹没了中国大地。我爸爸就因说了一句“毛主席能活万万岁吗？”被打成反革命。接着是残酷的批斗、无情的拷打、饥饿的摧残，终于，他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涛吞没了。

雨后的山区，太阳喷射出灼人的火焰。就在这山冈上，我和妈妈、弟弟，告别了长眠地下的爸爸！

回到家，妈妈生病了，不吃，不喝，成天默默地流泪，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从此，我们成了孤儿。

邻居婶婶收养了我，弟弟被送到了很远的姑妈家。

因同学们都叫我“小反革命”，有时还斗争我，我怎么也不去上学了。没办法，婶婶就给我编了个小背篋，叫我天天上山打柴。

附近的山坡成了我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我打柴、爬树、采蘑菇、追野兔……饿了，就找刺梨、山葡萄、野地瓜吃；困了，就睡在草丛中或石头上。清晨，我独自一人走向山坡；傍晚，我独自一人回到茅屋。孤独、寂寞，成天伴随着我。我希望能再见到爸爸妈妈，希望弟弟能够回来，也希望有孩子们作伴。我常常站在高高的山冈，久久望着不远处的学校。我是多么希望同学们不欺侮我，能和他们一起读书、一起玩啊！

一天，我忽然发现对面山坡有一只小羊。顿时，我高兴得直跳，放开喉咙，“咩咩”地叫起来，并提起背篋，向那边奔去。

回到家，我就说：“婶婶，给我买只羊吧，我要放羊！”

婶婶笑了，走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羊要吃庄稼呀，那年牛二娃养只羊，就吃了队里的麦苗……”

“不会的，我是不会让它吃庄稼的……”我恳求着。

过了几天，婶婶终于借到几元钱，给我买了一只白色的小羊。我高兴得叫起来，跑过去，轻轻抱住小羊，望着它一个劲儿地笑。可它一点儿也不理我，还乱蹦乱跳呢。

我小心翼翼地在他脖子上套了根布绳儿，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小白兔”。中午，我一点儿不想吃饭，守着它，老是亲切地叫着：“‘小白兔’！‘小白兔’！”

从此，我有了一个朋友、一个亲密的伙伴。

太阳刚刚睁开惺忪的眼睛，我就和“小白兔”一起走向山坡。树上的鸟儿，在唱着歌，草上的露珠儿，在睁着眼笑。

我割了一把嫩草，在它跟前跪下来，亲了亲，然后把草送到它嘴边。它亲昵地叫了一声，张开小嘴，慢慢吃起来。它长得多美呀！明亮的眼睛，长长的耳朵，下巴下还有两个吊吊儿呢。它的毛长得多么白，真像雪一样。我后悔昨天不该取“小白兔”这个名儿，而该取“白雪公主”，可是，取好的名字，怎能再改呢？

草吃完了，它又咩咩叫了两声。我觉得它的叫声十分亲切、优美。它是歌，我最喜欢的歌。我不愿听人们天天都要唱几遍的早已听腻了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而愿听这支自然、单纯而美丽的歌。

我又割了一些嫩草，给它送到嘴边。它吃饱后，就睡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我开始割草了。它在旁边望着我，像个小宝宝坐在地边望着妈妈干活儿一样，不时还亲昵地叫几声。

我累了，走到它身边，躺下来，和它亲热地谈着。忽然，爸爸妈妈的坟墓跳入我的眼帘，我的身体不由颤动了一下。我坐起来，轻轻对伙伴说道：“走吧，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我轻轻牵了牵绳子。它撒娇地叫了一声，站起来，跟着我向那

边走去。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我指着并排着的荒草凄迷的坟墓。

它望望坟墓，又望望我，叫了两声，像在说：“真可怜，我们都没有爸爸妈妈！”

我跪了下来，低声说道：“爸爸、妈妈，这是婶婶给我买的小羊，叫‘小白兔’。你们喜欢它吗？‘小白兔’可好了，会咩咩地叫，好听极了。你们叫它一声吧，爸爸妈妈！……”可是没有回答。周围一片寂静，山风呼呼地吹着，草儿在不停摇动。我的眼里涌出一串悲哀的眼泪。

回到家，我给“小白兔”水喝，给它梳毛。晚上，我把它套在床边。婶婶笑了：“明明，羊是畜牲，不能和人住在一起，它会拉屎拉尿，把屋子弄得很脏的……”

“不会的，它不会在屋里拉屎拉尿的，婶婶……”可我还没说完，“小白兔”的屁股就滚出一串黑色的“珍珠儿”。我的脸红了，只好把它套在猪圈屋的一个角落里。

我怎么也睡不着，老想着“小白兔”。我怕它受凉，怕它口渴，担心它睡不惯那角落，还担心老鼠去吓它。半夜，我悄悄起床，来到猪圈屋。哟，它还睡得很香呢！我高兴地笑了。那一夜，我睡得很甜，一直梦见和“小白兔”在一起。

天刚亮，我起床了。走进猪圈屋，便亲热地叫了一声：“‘小白兔’！”然后把它紧紧抱在怀里，还掂了掂，看是不是比昨天重。

我的生活充满了特殊的欢乐。我爱我的“小白兔”。在温暖的阳光下，我常常给它搔痒，躺在它身边唱歌。在那些清凉的山洞里，我们经常一起用嘴去接石乳上浸出的水滴。当

我的背篋装满柴草，我总要和它捉迷藏。当然，捉迷藏时，总是它来找我。找着了，它总要高兴地跳几下。要是找不着，就咩咩地大叫。

我生日那天，婶婶给我买了一两水果糖，还不知从那里找来了一本连环画。

“‘小白兔’，你看，这是什么？”我放下背篋，拿出水果糖，笑着给它看。

它望着水果糖，嗅了嗅，抬起头，好像说：“哟，好香！”

我取出一颗，去掉糖纸，丢进自己嘴里，“崩崩”地嚼着。接着又取出一颗，剥去糖纸，送到它嘴里。它也“崩崩”地嚼着。它的眼睛眯着，望着我，像在笑，又像在说：“真甜，真甜啦！”

我们吃完水果糖，就躺在草地上。我拿出连环画：“‘小白兔’，听着，我给你讲个故事。”连环画是《三毛流浪记》。我讲着，讲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啊，三毛，你多可怜！……”

忽然，我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生日，应该高兴高兴，怎么能流泪呢？

我把连环画塞进衣袋，从草地上跳起来：“‘小白兔’，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来痛快地玩一玩吧！”说着，把头倒立地上，双脚一蹬，一个滚儿，猛地压在它身上。它吃了一惊，跳起来。我扑上去，拖它的腿，搔它的肚子，用头碰它。它后退两步，抬起前蹄，腾空而起，脖颈上的毛一起竖立。当它的头猛力砸下时，我的头却一下闪开，而用两手和它相碰。它头上的角是它进攻和防卫的武器。它“战斗”得那样勇猛，那样顽强，我乐得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二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小白兔”慢慢长大了，弯弯的角，长长的胡须，身体壮实得像个运动员。我鼓很大的劲儿，都抱不起它了。

寒冷的北风越刮越猛。我没有鞋穿，衣服也很单薄。婶婶病了，病得很厉害。

婶婶是个寡妇，除了我，没有其他亲人。在那多灾多难的年月，我们就靠她一个人的可怜的工分收入，勉强维持着生命。我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非人的生活。可是广播天天都在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缸里的米没有了，盐、火柴、煤油也没有了。婶婶在床上呻吟。她对我说：“明明，我们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还是把‘小白兔’卖了吧！”

“婶婶，不能卖‘小白兔’！不能卖‘小白兔’啊！……”我跪在床前，哭着央求道。

“明明，婶婶也不愿卖‘小白兔’啊，要是……”婶婶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出来。

这是一个星期五，天阴沉沉的。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一手提着油瓶，一手牵着“小白兔”，默默向街上走去。

收购站闹嚷嚷的，到处是人喧、猪嚎。一个戴眼镜的汉子对我说：“小鬼，你的羊吃得这样胀，要等一阵。”我只好把“小白兔”拴在铁栏的一角，不安地等待着。

“小白兔”惊奇地睁大着眼睛。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一点儿不敢作声，一会儿望着那些人、猪、羊，一会儿又不安地望着我。有时听到猪或羊的大叫声，就紧紧靠着我，两腿微微颤抖。看那眼神，好像在向我乞求：“快离开这儿吧，快离开这儿！太可怕了！……”我强压着心头的痛苦，轻轻抚摸它的头，低声安慰着。

大约11点钟，那个戴眼镜的汉子对我叫道：“小鬼，把你的羊牵过来！”

我的心顿时怦怦乱跳，手也抖了起来。“小白兔”以为要离开这可怕的地方了，眼里流露出激动和喜悦。它用头轻轻碰了我一下，以表达它内心的轻松和愉快，然后迈开步子，紧紧跟在我后面。当我把它推进铁笼称秤时，它的激动和喜悦顿然消失，一双眼睛睁得溜圆，惊惶不解地望着我，好像在问：“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鼻子一阵发酸，急忙背转身。

“小鬼，怎么了？不愿卖？”那汉子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看着我，觉得很奇怪。

“不！……”我摇摇头，泪水模糊了双眼。

当别人把“小白兔”牵走时，它终于叫了起来，叫得声嘶力竭、裂人肝胆。它不肯离开我，四肢拼命向后抵着地面，头疯狂地挣扎着，就像一个被卖掉的孩子，乱蹦乱叫，死也不愿离开他的母亲。我看着它被别人野蛮地拖进大羊圈，还被人狠狠踢了几脚，顿觉地转天旋，两腿发软。我连忙坐到旁边的条凳上，一刹那，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

我拿到了钱，拿到了用“小白兔”换来的十几元钱，可我的心在流血，双眼，简直成了涌流不止的泪泉。

“‘小白兔’，我还能见到你吗？”我这样问着，不由自主

又来到刚才的地方。啊，我的“小白兔”早把头伸出了铁栏缝，正一声声呼喊着我。当它终于看见我时，就拼命向外蹦起来，两只前脚在空中乱舞，头也不时在铁栏上乱碰，脸上、嘴上都流出了殷红的血……看着这一切，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亲密的伙伴，永远失去了那些欢乐！在那地暗天昏的年代，我始终怀念着“小白兔”。在这高高的山冈，我常常听到它那咩咩的叫声，仿佛又在和它一起蹦跳、“角斗”；在那无数的梦中，我见到“小白兔”在山坡上吃草，在石头上睡觉……我有时觉得，“小白兔”还在猪圈屋那角落里。每次上街，我都要到收购站去，总希望能在那里再看到“小白兔”。……

20年过去了，我读了大学，成了报社的记者，但我一直怀念着我的伙伴。有人说，人死后，在九泉之下能听到亲人的声音。20年来，我的“小白兔”，不知是否也常常听到我的呼唤？我希望有一种魔法，能使我再见到我的伙伴，哪怕一次……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落在了胸前，滴在了手上。夕阳下山了，我久久地望着那片紫红的天地。

我的梦

我很喜欢写作文，因为老师总爱把我的作文作为优秀作文在班上评讲。每次评讲，老师都要说我词语用得好。有次，她还对班上的同学说：“‘春天来了，到处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你们看，他的词语用得美！”其实，这句是我从一本书上抄来的。我发现，作文写得好不好，关键在词语。于是，我开始收集起词语来，并按春夏秋冬、景物人物等进行各种分类，记了一本又一本。

一次，我看见一个同学有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傻眼了：“哟，有好多词语！”那些词语新奇、优美，还有解释、例句。我喜欢得简直不想还他了。我把自己存的钱都拿出来，决定去买一本。但跑了市区所有书店，都没有。别人说：“这年头根本买不到这些书。”我只好找那同学借来看。但他不许借走，每次没看多久，他又要收回，似乎久一点儿就会收不回去似的。我有时想：“干脆给他偷了。”但偷总没有机会。

我想了个办法，找了十几本连环画，终于把它换了过来。我高兴得乱蹦乱跳，还把身上的小刀和一个步枪弹壳给了他。可没几天，他爸爸来了，把连环画还给了我，拿走了成语小词典。

我一连好多天闷闷不乐。我觉得那小词典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怎样才能得到它呢？我冥思苦想，有时竟到了痴呆的地步。一天，我发现他把它掉在了路上。我看四处无人，连忙捡起来，藏到了贴身衣服的衣袋里。我高兴得不得了，不禁唱起了“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忽然，我跌了一跤，醒了。原来是做了一场梦。

我失望得差点儿哭起来，成语小词典啊，你为什么不属于于我？以后，我不知做了多少得到了成语小词典的梦！那时，我读五年级。

为了那些可爱的成语，我只好每天下课抄，把一切玩耍都抛在了脑后。可还没有抄完，那同学转学了！我为此痛苦了很久。

直到七八年后，我才买到一本成语小词典，实现了五年级的梦。